

## 港灣點點回憶

「爺爺!你看!這艘船好漂亮，有章魚、熱帶魚、海星和水母唷，我們要去坐船了，Bye-bye!」在女兒稚嫩道別聲中，我們一家登上了麗娜輪，女兒興奮地看著各種不同的車子被吞到大船的嘴巴裡，一蹦一跳地進到船艙內，好奇的小女孩探索了每個角落，最後滿意地選了一個自己最喜歡的天藍色旋轉椅安頓下來。在一望無際的藍天大海中，我們揮別了港口的紅燈塔，即將啟程至蘇澳港。

遙想 1970 年代，北迴鐵路仍未開通，我的母親，在基隆港揮別了親愛的父母，坐著花蓮輪，隻身嫁到花蓮，展開了一條未知的路。當時，母親的內心想著的，是什麼呢?是憧憬著幸福的未來，抑或參雜了些許對未知的忐忑不安，而寬廣無際的太平洋是否給了母親一些安撫和希望?正如這片海洋所帶給我的。

大海如同一位母親，總是靜靜地守護著我們，給我們許多安慰和希望。在懷小兒時，回到了家鄉花蓮，夜深人靜時，小兒喜歡在我的子宮內手舞足蹈，我靜靜地半坐臥，看著肚皮上偶而浮出的小印子，

依稀可以分辨出這是腳腳，這是手手，好奇著這個頑皮的小傢伙到底什麼時候要出來跟我相見歡；快要臨盆時，沿著花蓮港海濱步道散步，一波一波的潮汐，撫平了我對於分娩的焦躁不安，我總是在內心跟肚子裡的小寶寶說：「你很棒的，要頭低低的，手手放在胸前，乖乖地游出來唷！」小兒回應了我的期盼，平安地來到了人間。三、四月的午後，坐月子中的我抱著小兒來到海濱步道，午後的陽光細細地灑在稚嫩的臉龐上，苦楝樹開滿紫色的小花，淡淡的花香和著鹹鹹的海風，吸取著大海母親給我的能量，身心都得到了滋養。

兒時的傍晚時光，父親騎著野狼 125，載著我們姊妹在海岸路兜風，我們喜歡在海岸路旁的草坪玩耍，草叢中的防空洞，是我們探險的好去處。年幼調皮的我們不知道這裡曾經經歷過二次世界大戰美軍猛烈的轟炸，笑鬧著猜拳決定誰要先去探險，猜輸的打先鋒，悄悄地從洞口窺探，漆黑的防空洞充滿神祕的色彩，我一時興起，向防空洞門口大喊：「喂~有人在家嗎~」，還沒喊完，即刻拔腿就跑，深怕喚醒了防空洞內未知世界的靈魂。父親喜歡跟我們述說年輕求學時的故事，農家子弟的父親從老家搭著火車到舊火車站，再轉搭臨港線，從花蓮到花蓮港之間設有新村、米崙兩站，老舊的七、八節木造車廂，擠滿了

上學的學生，火車緩緩地通過米崙溪鐵橋(今曙光橋)，抵達台灣省立花蓮中學(今國立花蓮高級中學)，父親在這個台灣最靠近太平洋的中學度過了六年珍貴的歲月。

傍晚時刻，我常帶著孩子們到花蓮港景觀橋吹風看海，亮紅色的景觀橋在藍天白雲的襯托下魅力十足，著迷於各類交通工具的小兒趴在紅色欄杆上，目不轉睛地盯著橋下經過的大卡車、貨車、水泥車和工程車，運氣好時，還可以看到橘紅色的柴電機車火車頭和水泥貨車廂呢！往海邊走去，向晚的海風撫過小兒細細的髮絲，一波一波的海浪溫柔地在港灣內搖擺，時間彷彿靜止在這一刻，遠方撲撲撲的船行聲提醒我們時間的遊走，我們熱情地向傍晚回程的賞鯨船旅客揮手，對方充滿笑意的回應，想必是收穫滿滿的一趟海洋之旅。

美崙溪出海口的沙地是我們一家的秘密基地，在斜斜的夕陽輝映中抓螃蟹、蓋沙堡、建造小水道，像小狗一樣在沙地裡打滾；孩子乘著浪板滑到外海，觀浪，等浪，起乘，追浪，有時候會衝出一個好浪，有時會跌落海中，沒有關係的，笑一笑爬上浪板，再等待下一個浪。

大海給我們自由，教我們要勇敢、要有智慧、要細心觀察、要耐心等待、要溫柔應對，有自信地站在浪板上，衝出人生的好浪！

「媽媽！你看！小船帶著大船進港口了！」遠方的領航船領著貨輪，經過港口的紅燈塔，航進花蓮港。幸運如我，在蔚藍的海岸、清澈的天空和翠綠的山林中長大，而在離鄉後又能夠再回到故鄉花蓮，再一次，在大山大海的滋潤中，學會簡單、平凡、謙卑。